

#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薛仁貴征東 第四十五回 賣弓箭仁貴巧計 遲才能二週歸唐

詩曰： 摩天高嶺如何破，賴得英雄智略能。

賺上番營誇逞技，周家兄弟有歸心。

不表眾三軍暗相稱贊，單說元帥祭旗已畢，眾將拜過，奠酒三杯。元帥說：「諸位將軍，請各自回營。本帥只帶八員總兵，去破了摩天嶺，回來相會罷。」眾將道：「元帥興兵出戰，末將們理當同去聽用。」元帥說：「不消，保駕要緊，城內乏人，請回罷。」眾將道：「元帥既如說，末將們從命便了。」眾將各自回營，我且慢表。

單講薛仁貴傳令，發炮起兵，點齊十萬大隊雄兵，八員總兵護住，出了三江越虎城，竟望摩天嶺大路進發。一路上旗幟招轉，號帶飄搖，好不威風。

在路耽擱二三天，這一日早到摩天嶺，離山數箭，傳令安營。炮響三聲，齊齊紮下營盤。元帥帶馬到山腳下，望摩天嶺一看，只見嶺上半山中雲霧迷迷，高不過的，路又壁棧，要破此山，原覺煩難。周青道：「元帥哥哥，看起這座摩天嶺來，實難攻破。當初取這座天山，尚然費許多周折，今日此座山頭，非一日之功可成，須要慢慢商量，智取此山的了。」仁貴說：「眾位兄弟，我們且山腳下傳令，三軍們震聲吶喊，發炮哨鼓，叫罵一回，或者有將下山，與他開兵交戰一番如何？」周青道：「元帥又來了，前日天山下尚然叫罵不下，今摩天嶺高有數倍，我們縱然叫破喉嚨，他們也不知道的。」元帥道：「兄弟們，隨我上山去，探他動靜。看來此山知有幾能多高。」周青說：「不好，有滾木打下來，大家活不成。」仁貴道：「依你們之言，摩天嶺怎生能破？待本帥衝先領頭，你們隨後上來。倘有滾木，我叫一聲，你們大家往山下跑就是了。」八員總兵不敢違逆，只得聽了仁貴之言，各把絲繩扣緊，隨了仁貴，往山路上去。一直到了半山，才見上面隱隱旗幟飄蕩，兵丁雖然不見，卻聽得有人喊叫打滾木。唬得仁貴渾身冷汗，說：「阿呀，不好了，有滾木了！兄弟們快些下去。」那班總兵聽說，打滾木下來，盡皆魂不在身，帶轉馬頭，往山下拼命的跑了。薛仁貴騎的是賽風駒寶馬，走得快，不上幾縱，先到山下，數根滾木來著總兵們馬足上掃下來，卻逃得七條性命。一個姜興本，馬遲得一步，可憐盡打為肉泥。美興霸放聲大哭，七員總兵盡皆下淚。仁貴說：「眾位兄弟，事已如此，不必悲傷，且回營去，慢慢商議。」

八人回往帥營，排酒設席，飲到午夜，各自回營。

過了一宵，明日營中商議，全無計較。看看日已沉西，忽然記起無字天書，凡有疑難事，可以拜告。今摩天嶺難破，也算一件大事，不如今夜拜看天書，就能破得了。薛仁貴算計已定，到了黃昏，打發七員總兵先回營帳，他就把天書香案供奉，三添淨水爐香，拜了二十四拜，取天書一看，上邊顯出二七一十四個字，乃九天玄女所贈。這兩句：「賣弓可取摩天嶺，反得擎天柱二根。」仁貴全然不解，暗想：這兩句實難詳解。「賣弓可取摩天嶺」，或者要我到山頂上賣這張震天弓，行刺守山將士也未可知。後句「反得擎天柱二根」，怎樣解說？且上山去賣弓，自有就驗後文。其夜薛仁貴全不合眼，直思想到天明，有眾兄弟進營來了。仁貴說道：「兄弟們，本帥昨夜拜見天書，上顯出兩句詩來，說『賣弓可取摩天嶺，反得擎天柱二根。』不知什麼意思，本帥全然詳解不出。」周青開言叫聲：「元帥哥哥，此事分明玄女娘娘要你扮做賣弓人，混上山去。別尋機會，或者破了此24山，也未可知。」

仁貴說：「本帥也是這等詳解，宜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無。兄弟們，且在此等候，待本帥扮作賣弓模樣，混上山去看。」周青說：「哥哥須要小心。」

仁貴說：「這個不妨。」

薛仁貴扮做差官一般，帶了震天弓，好似張仙打彈模樣，靜悄悄出了營盤，往摩天嶺後面轉過去，思想要尋別條路上去。走了十有餘里，才見一條山路，有數丈開闊，樹木深茂，乃番將出入之處。上落所在，好走不過的。

薛仁貴放著膽子，一步步走將上去。東也瞧，西也觀，並沒有人行。走到了半山，抬頭望見旗幟飄蕩，兩邊滾木成堆，寨口有把都兒行動。心中暗想：「我若正走上去，猶恐打下滾木，反為不美，我不如從半邊森林中，掩將上去，使他們不見。」仁貴正在暗想，忽聽見山下有車輪推響之聲，響上山來。

仁貴望下一看，只見有一個人頭戴一頂煙氈帽，身穿一領補舊直身，面如紙灰相同，濃眉豹眼，招風大耳，腮邊長幾根鬚鬚，年紀約有四五十歲，推了一輪車子，望山上行來。仁貴暗想，必定是番將差下來的小卒，不知推的是貨物呢，是財寶？不免躲過一邊，看他作為。就往左邊掩在一株大槐樹背後，偷眼看他。那曉這人一步步推將上來，到得半山槐樹邊，薛仁貴往上一看，並沒有人走動，飛身跳將出來，把推車的夾領毛一把拖倒在地，一腳踹在腰間，拔刀就要砍了。嚇得這人魂不附體，叫聲：「阿唷，將軍阿，饒命！可憐小的是守本分經紀小民，營生度日，並不違犯法之事，為何將軍要殺起我來？」仁貴說：「住了，你且不必慌張，我且問你，你那處人氏，姓甚名誰？既說經紀小民，諒不是番邦手下之卒，從何處來，車子內是什麼東西，推上去與那個番將的，你且細細講明，饒你回去。」那人道：「將軍聽稟，小人姓毛，別號子貞，只得老夫妻，並無男女，住在摩天嶺西首下荒郊七里之遙，開弓箭店度日。不瞞將軍說，小人做的弓箭有名的，此處一邦要算我頂好手段，因此山上有兩位將軍，名喚周文、周武，頻頻要我解四十張寶雕弓上去，奈因今年天邦人馬來征剿，各關撩亂，多來定弓箭，忙得緊，沒有空，所以直到今朝，解這四十張弓上去。」薛仁貴道：「你不要荒言，待我來看。」就把車子上油單扯開一看，果然多是弓。點一點，也不多，也不少，准准四十張。仁貴方才醒悟，天書上這一句：賣弓可取摩天嶺，原來非為我賣這張震天弓，卻應在他身上。就叫毛子貞：「你一人推上去，偶被小番們攔住，或者道你奸細，打下滾木來，如之奈何？」那人道：「這個年年解慣的，摩天嶺上，時常遊玩。乃小人出入之所，從幼上來，如今五十歲了。番兵番將無有不認得我，見了這一輪車子，就認得的，再不打滾木下來。」

若走到上邊，小番還要接住替我推車，要好不過。就是二將周將軍，待我如同故舊一般，那個敢攔阻我。」薛仁貴道：「好，你這人老實，我也實對你說個明白。你看我是誰？」那人說：「小人不認得將軍。」仁貴道：「我乃大唐朝保駕徵東統兵招討大元帥薛仁貴，白袍小將就是本帥。」那人說：「阿呀！原來是天朝帥爺，小人該死，冒犯虎威，望帥爺饒命。」仁貴道：「你休得害怕，若要性命，快把山上諸事講與本帥聽。守將有幾員，姓甚名誰？番兵有多少，可有勇可有謀？說得明白，放你一條生路。」說：「帥爺在上，待小的講便了。」「快些講來。」那人道：「帥爺，這裡上去便有寨門，緊閉不通內的。裡邊有個大大的總衙門，守將周文、周武弟兄二人，有萬夫不當之勇。後半邊是個山頂，走上去又有二十三里足路，最高不過的。上有五位大將，一個名喚呼那大王，左右有兩員副將，一名雅裡托金，一名雅裡托銀，也是同胞兄弟，驍勇異常。這兩個還算不得狠，還有猩猩膽元帥，膀生兩翅，在空中飛動，一手用錘，一手用砧，好像雷公模樣打人的。還有一個乃高建莊王女婿，駙馬紅幔幔，馬上一口大刀，有神仙本事，力大無窮。小人句句真言，並不隱瞞，望帥爺放我上去。」仁貴一一記清在心，取出寶劍說：「天下重事，殺戒已開，何在你個把性命？」說罷，擦了一劍，砍作兩段。上前把他衣帽剝下，將屍首撇在樹林中，自把將巾除下，戴了煙氈帽；又把白綾跨馬衣脫落，將舊青布直身穿好，把自己震天弓也放在車子內，推上山來。

有上面小番在寨門看見了說：「哥阿！那上來的好似毛子貞。」那一個說：「阿，兄弟。不差，是他。為什麼這兩天才解弓上來？」看看相近寨口下了，那人說：「兄弟，這毛子貞是烏黑臉有須的，他是白臉無須，不要是個奸細，我們打滾木下去。」仁貴聽見打滾木，便慌張了，叫聲：「上邊的哥，我不是奸細，是解弓之人。」番軍喝道：「呔！解弓乃有須老者，從來沒有後生無須的。」仁貴說：「我是有須老者的兒子，我家父親名喚毛子貞，皆因有病臥床，所以今年解得遲了。奈父病不肯好，故打發我來的，若哥們不信，看這輪車子，是認得出的，可像毛家之物？」小番一看道：「不差，是毛子貞的車子，快快進來。」那仁貴答

應，走進寨門。小番接住車子說：「待我們去報，你在那裡等一等。」仁貴道：「曉得。」小番往總衙府來，說：「啟上二位將軍，毛家解弓到了。」周文道：「毛子貞解弓來了麼？為何今年來得遲，喚他進來。」小番道：「啟將軍，那解弓的不是毛子貞。」

周文道：「不是他，是那一個？」小番道：「那毛子上是有病臥床，是他的兒子解來的。」周文說：「他在此解弓，走動也長久了，從不曾說起有兒女的，今日為甚有起兒子來？不要是奸細，與我盤問明白，說得對放他進來。」

小番道：「我們多已盤問過了，說得對的，車子也認清毛子貞的。」周文道：「既如此，放他進來。」小番往外來道：「將軍爺傳你進去，須要小心。」

仁貴道：「不妨事。」將身走到堂上，見了周文、周武，連忙跪下：「二位將軍在上，小人毛二叩頭。」周文道：「罷了，起來。你既奉父命前來解弓，可曉得我們有多少大將，叫什麼名字，你講得不差，放你好好回去，若有半句不對，看刀伺候。」兩下一聲答應，嚇得仁貴魂魄飛散，便說：「家父對我說明，原恐盤問。小人一一記在心中，但這裡將爺尊諱，小人怎敢直呼亂叫？」周文道：「不妨，恕你無罪講來。」仁貴道：「此地乃二位將軍守管，上邊有五位將軍為首，是呼那大王、雅裡托金、雅裡托銀、元帥猩猩膽、駙馬紅幔幔，通是有手段利害的。兵馬共有多少，小人一一記得明白。」周文道：「果然不差。你父親有什麼病，為甚今年解得遲？」仁貴道：「小人父親犯了傷寒，臥床兩月，並不肯好，況關關定下弓箭，請師十位，尚且做不及，忙得緊，所以今年解得遲了。」周文說：「你今年多少年紀了？」仁貴說：「小人二十歲了。」周文說：「你今年解多少弓來？」仁貴道：「車子中四十張在內。」周文說叫手下，外邊把弓點清收藏了。小番應去了。一回前來稟道：「啟上將軍，車子中點弓，有四十一張。」周文、周武因問道：「你說四十張，如何多了一張出來？」仁貴心中一驚，當真我的這張震天寶弓也在裡邊，若說了四十一張，怎把寶弓撇在他手，如何是好？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。原算能人，隨機應變，說道：「二位將軍在上，小人力氣最大，學得一手弓箭，善開強弓箭，能百步穿楊，所以小人帶來這張弓，也就在車子中，原不在內的，望將軍取來與小人。」周文、周武聽見此言，心中歡喜。說：「果然你有這得本事，你自快去，拿你這張震天弓來與我看。」仁貴就往外走的，車子內取了震天弓進來，與周文、周武說道：「二位將軍來，請開一開看，可重麼？」周文立起身來接在手中，只開得一半，那能有力扯得足？說：「果然重，你且開與我看。」仁貴立起身，接過弓來，全不費力，連開三通，盡得扯足。喜得周文、周武把舌伸伸說：「好本事，我們為了摩天嶺上驍將，也用不得這樣重弓，你到有這樣力氣，必然箭法亦高。我且問你，那毛子貞向在此間走動的人，他從不曾說起有兒子，那曉你反有這個好本事，隱在家中，到不如在此間學學武藝罷。」仁貴說：「不瞞二位將軍，但小人在家不喜習學弓箭手藝，曾好六韜三略，所以一向投師在外，操演武藝，十八般器械，雖不能精，也知一二。今承將軍既然肯指點小人武藝，情願在此執鞭垂鐙，服侍將軍。」周文、周武聽他說武藝多知，尤其歡喜。說道：「我將軍善用兩口大砍刀，你既曉十八般器械，先把刀法要與我們看看好不好？待我提調提調。」仁貴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待毛二使起來。」就往架上拿了周文用的頂重大刀，說：「好輕傢伙，只好擺威，上陣用不著的。」

就在大堂上使將起來，神通本事顯出，只見刀不見人，撒頭不能近肌膚，亂箭難中肉皮身。好刀法，風聲響動。周文見了，口多張開，說：「好好，兄弟，再不道毛子貞有這樣一個兒子在家，可惜隱埋數年，才得今朝天賜循環，解弓到此，知道他本事高強。幸喜今日相逢，真算能人。我們刀法那裡及得他來？」周武道：「便是這樣刀法，世間少有的，我們要及他，萬萬不能。看他一刀也無破綻可以批點得的。」那仁貴使完，插好了刀說：「二位將軍，請問方才小人刀法之中，可有破綻，出口不清，望將軍指教。」周文、周武連聲贊道：「好！果然刀法精通。我們到不如你，全無批點。有這樣刀法，何不出仕皇家，殺退大唐人馬，大大前程，穩穩到手。」仁貴假意道：「將軍爺，休要謬贊。若說這樣刀法道好，無眼睛的了。小人要二位將軍教點，故而使刀，為甚麼反講你不如我，太謙起來。若說這樣刀法，與大唐打仗，只好去襯刀頭。」周文不覺驚駭，心下暗想：「他年紀雖輕，言語到大。」

便說：「果然好，不是謬贊你，若講這個刀法與唐將可以交戰得了？」薛仁貴笑道：「二位將軍這大刀，我毛二性不喜他，所以不用心去習練他的。我所最好用者是畫桿方天戟，在常常使他，日日當心，時刻求教名師，這個還自覺道好些。」周文、周武道：「我們架上有頂重方天戟在那裡，一發要與我們瞧瞧。」那仁貴就在架上取了方天戟，當堂使起來。這事不必說起，日日用戟慣的，雖然輕重不等，但覺用慣器械，分外精通，好不過的了。周文道：「兄弟，你看這樣戟法，那裡還像毛子貞的兒子，分明是國家梁棟，英雄大將了。」周武說：「正是，哥哥，這怕我們兩口刀趕上去，不是他的對手哩。」周文說：「兄弟，這個何消講得，看起來到要留他在上，教點我們的了。」二人稱贊不絕。仁貴使完戟法，跪下來說道：「二位將軍，這戟法比刀法可好些麼？」周文大喜說：「好得多。我看你本事高強，不如與你結拜生死之交，弟兄相稱。一則講究武藝，二來山下唐兵討戰甚急，幫助我們退了人馬，待我陳奏一本，你就：腰金衣紫為官職，蔭子封妻作貴人。」